

白话四库全书

——古文

李聪 主编
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王保华

白话四库全书

出版：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发行：（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：130021 电话：5642532）

印刷：北京市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：850×1168 毫米 大 32 开

字数：2000 千字

印张：133

版次：2002 年 4 月第 1 版

印次：200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3000

书号：ISBN7-5385-2025-2/ I · 392

定价：998.00 元

郑伯克段于鄢

隐公元年

左传

起初,郑武公从申国娶了妻子,名叫武姜,生了庄公和共叔段。庄公是倒生的,惊吓了姜氏,所以取名叫寤生,武姜从此就嫌恶他;而喜欢共叔段,要立共叔段为太子,屡次向武公请求,武公不允许。

等到庄公继承了君位,武姜又替共叔段请求把“制”这个地方封给他。庄公说:“‘制’是个险要的地方,虢叔曾死在这里。别的地方,您的吩咐我都可以照办。”武姜请求把京城给他,庄公就让共叔段住在那里,叫他京城太叔。

祭仲对庄公说:“都邑的城墙,周围超过三百丈,就会成为国家的祸害。先王的制度,大都邑不超过国都的三分之一,中都邑不超过五分之一,小都邑不超过九分之一。现在京城不合规定,这不是先王的制度,您将来会控制不了的。”庄公说:“武姜要这样,怎能避开祸害呢?”祭仲回答说:“武姜哪有满足的时候!不如趁早给他另外安排个地方,不要让他势力蔓延。蔓延开去,就难对付了。蔓延的野草还不能铲除掉,何况是您骄宠的弟弟呢!”庄公说:“多做不义的事,一定会自取灭亡的,您姑且等着吧。”

不久,太叔命令西部和北部的边邑同时也听他的命令。公子吕说:“一个国家不能忍受这种两属的情况啊,您打算怎么办?如果要让位给太叔,那就请您允许我去侍奉他;如果不给,那就请除掉他,不要使老百姓二心。”庄公说:“用不着,他会自取祸殃的。”

太叔进而收取这些两属的地方作为自己的封邑,一直扩展到廩延。子封说:“可以动手了。否则,土地扩大了,他就会得到很多人。”庄公说:“没有正义,就不能团结人。土地越广大,越走向崩溃。”

太叔加固城郭,积聚粮草,修造武器,充实步兵车兵,将要偷袭郑国都城,武姜也准备打开城门做内应。庄公探知他们约定动手的日期,说:“可以了。”命令公子吕率领二百辆战车去攻打京城。京城的人起来反对太叔段,太叔段逃进鄢城。庄公又追到鄢地攻打他。五月二十三日,太叔逃奔到共国。

君子说：颍考叔真是纯孝的了。爱他的母亲，还扩大到庄公。《诗经》说：“孝子的孝没有穷尽，永远赐给你的同类。”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！

君子说：“信任如果不出于内心，即使有人质也没用。能开诚布公、互相谅解地行事，又能用礼法约束，即使没有人质，又有谁能离间他们呢？如果能有充分的信任，就是山涧、小溪、池塘、小洲里长的野草，浮萍、白蒿、水藻这类的野菜，筐、、

釜这类的器具,积聚或流动的水,都可以用来祭祀鬼神,可以用来进献给王公,何况君子缔结起来的两国的信约,按礼行事,又哪里要用人质?《国风》里有《采芣》、《采芣》,《大雅》里有《行苇》、《洞酌》,这些诗篇表彰的都是忠信之道。

石碏谏宠州吁

隐公三年

左传

卫庄公从齐国娶了太子得臣的妹妹。叫庄姜,很美丽,可是没有生孩子,是卫国人之为创作了一首《硕人》诗的人。卫庄公又从陈国娶了个妻子,叫厉妫,生了孝伯,早死。她的妹妹戴妫,生了桓公,庄姜把他作为自己的儿子。

公子州吁,是庄公宠姬的儿子。他得到庄公的宠爱,喜欢玩弄刀枪,庄公也不禁止,庄姜却讨厌他。

石碏规劝庄公说:“听说疼爱儿子,应该用规矩法度去教导他,不要让他走上邪路。骄横,奢侈,纵欲,放荡,这是走上邪路的开端。这四种恶习的产生,是由于宠爱和享受太过分了。如果打算立州吁做太子,那就定下来;如果还没有决定,就会酿成祸乱。受宠爱而不骄横,或者虽然骄横而能安于被降低地位,地位虽低而不怨恨,或者虽然怨恨而能安分守己,这是很少的。而且地位低贱的欺压地位尊贵的,年纪小的凌辱年纪大的,关系疏远的离间关系亲近的,新的离间旧的,小的欺凌大的,淫乱的破坏有道德的,这就是所说的‘六逆’。做国君的能做事合乎礼义,做臣子的能够服从君命,做父亲的能慈爱子女,做儿子的能孝顺父母,做兄长的能友爱弟弟,做弟弟的能尊敬哥哥,这就是所说的‘六顺’。去掉‘顺’而效法‘逆’,这就会加快祸患的到来。作为治民的君主,务必尽力消除祸患,而今却促使祸患的到来,恐怕不可以吧!”

庄公不听劝说。石碏的儿子石厚同州吁交往,石碏阻止他,没用。卫桓公即位,石碏就告老退休了。

臧僖伯谏观鱼

隐公五年

左传

春天,隐公准备到棠这个地方看捕鱼。

臧僖伯规劝说:“凡是物品不能用来讲习祭祀和军事的,材料不能用来做礼器和兵器的,那么君主就不用自己去办理。君主是把人民纳入‘轨’、‘物’的人。所以用讲习祭祀和军事的大事来衡量法度,叫做‘轨’;选取材料用来装饰祭祀和军事的器物,叫做‘物’。做事不合法度,浪用不关礼器和兵器的物采,管它叫做乱政。屡次实行乱政,是国家败亡的原因。所以春、夏、秋、冬四季的打猎,都要在农闲的时候进行,并用来作为军事训练。每隔三年要整治军队,大演习后进入国都,要整顿好队伍,到宗庙祭告祖先,设宴庆贺,清点军用器物和俘获的东西。练兵中表明车服旌旗的不同文采,分明贵贱,辨别等级,排列少长的顺序,这是讲习部队的威仪。鸟兽的肉上不了宗庙的祭器,它的皮革、牙齿、骨角、毛羽用不上礼器和兵器,因而君主不去猎取,这是古代的制度。至于山林河泽的产品,是器皿用具的材料,是仆役做的事情,有关官吏的职守,不是君主所要过问的。”

隐公说:“我准备去巡视边境。”于是他就去了,让捕鱼的人陈设捕鱼的器具,加以观赏。僖伯推说有病没有跟着去。

《春秋》说:“鲁隐公在棠邑陈设捕鱼器具。”这是说隐公这种行为不合礼法,并且指出他跑到远离国都的地方去。

郑庄公戒飭守臣

隐公十一年

左传

秋季七月，鲁隐公会合齐侯、郑伯攻打许国。初一日，逼近许城。颍考叔拿了郑伯的旗帜“螯弧”抢先登上城去，子都从下面用箭射他，颍考叔坠了下来。瑕叔盈又拿了“螯弧”爬上城去，向四面挥动着旗帜，大声呼喊说：“国君登上城了！”于是郑国的军队全部登上了城。初三日，郑伯就进了许城。许庄公逃亡到卫国去。齐侯把许国的土地让给隐公。隐公说：“您认为许国违反法度，所以跟着您来讨伐它。现在许国已经认罪了，尽管您有命令，寡人不敢过问。”于是就把许国给了郑伯。

郑伯派许国大夫百里侍奉许叔住在许国的东部边境上，说：“上天降祸许国，鬼神也对许国国君不满，于是借寡人的手惩罚他。寡人连一两个父老兄弟也都不能相安，难道还敢把讨伐许国当作自己的功绩吗？寡人有一个兄弟，不能和睦相处，而让他到处求食，哪里还能长久地占有许国呢？您好好侍奉许叔来安抚这里的人民，我将派公孙获来帮助您。假如我能善终，上天也许会依礼撤回加于许国的祸害，愿意许公再来治理国家。那个时候，要是我们郑国有所请求，希望许国还会像旧日通婚国家那样相亲，能屈尊赞助。不要让别的国家逼近而占据这里，由此来同我郑国争夺这块土地。我郑国的子孙挽救自己国家的危亡还来不及，那里还能祭祀许国的山川呢？寡人所以派您住在这里，不是只为了许国的需要，也是为了暂且巩固我的边境。”于是派公孙获住在许国的西部边境上，说：“凡是你的器用财货，不要放在许国。我一死，就赶紧离开这里。我祖先在这里是新建城邑，而周王室已经衰微了，我们这些周朝的子孙一天一天地丢失所继承的功业。那许国，却是太岳的后代，上天既已厌弃了周王室，我哪里还能同许国争夺呢？”

君子认为：“郑庄公在这件事情上合乎礼。礼，是治理国家，安定社稷，使人民有秩序，使后代有利的。许国没有法度就讨伐它，服罪了就赦免它，揣度自己的德行来处理，衡量自己的力量来施行，看准时机采取行动，不连累后代子孙，郑伯可以说懂得礼法的了。”

臧哀伯谏纳郕鼎

桓公二年

左传

夏季四月，鲁桓公从宋国取来了郕国的大鼎，安放到太庙里，这是不合礼制的。

臧哀伯规劝说：“做君主的，要发扬美德阻止邪恶，以此来作为各级大小官吏的榜样；这样还怕有失误，所以还要发扬美德来示意子孙。因此，太庙用茅草盖屋顶，大辂车用蒲席铺垫，肉汁不放五味调料，主食不吃舂过的精米，这是表明节俭；礼服、礼帽、蔽膝、大圭、大带、裙子、绑腿、鞋子，横簪、带、冠冕上的纽带、冕上的装饰，这是表明尊卑上下各有规定的制度；垫玉器的彩色板、佩巾、刀鞘、刀把的装饰，革带、带饰、飘带、马鞅，这是表明地位高低的等级；礼服上画火、画龙、绣黼、绣黻，这是表明尊卑的文饰；青、黄、赤、白、黑五种颜色画出山、龙、华、虫等各种形象，这是表明不同器物的色彩；、鸾、和、铃，这是表明声音；画着日、月、星的旌旗，这是表明天象的光明。道德，是讲节俭并有法度，上下尊卑有等级规定。要用不同的文饰、色彩来表现它，用不同的声音、明亮来显露它，用这些来给各级大小官吏看，各级大小官吏才会有所警惕和畏惧，不敢违反纪律。现在您取消美德树立邪恶，把人家贿赂的祭器放进太庙里，公然地用它来给各级大小官吏看。各级大小官吏就拿它做榜样，这还能去惩罚谁呢？国家的衰败，是由于官吏的邪恶；官吏的丧失美德，是由于受宠而贿赂公行。郕鼎安放在太庙里，还有什么比这更严重的公开受贿吗？从前周武王战胜商朝，把九鼎迁到王城，忠义之士还认为他不对，更何况把表示邪恶乱纪的接受贿赂的祭器公开放在太庙里，这又该怎么办？”桓公不听。

周王室的内史听到这件事，说：“臧孙达在鲁国恐怕还会后继有人的啊！国君违反礼制，他没有忘记用德行来劝谏他。”

季梁谏追楚师

桓公六年

左传

楚武王侵犯随国,先派章去求和,同时驻军瑕地等待。

随国人派少师主持和谈。

斗伯比对楚王说:“我们在汉水东边是不能达到目的的,这是我们自己造成这样的。我们扩大三军,整顿武装,用武力威胁他们,他们害怕了,就联合起来对付我们,所以我们就难于离间他们了。汉水以东的国家,随国是最大的。随国若狂妄自大,必然会抛弃那些小国。小国和随国离心,对楚国有利。少师很骄傲,请君王故意使我们的军容表现出疲弱的样子,用这个办法,使他更加骄傲起来。”熊率且比说:“季梁在随国,这有什么用?”斗伯比说:“我用这个办法是为以后打算,现在少师正得到他的国君的信任。”于是楚王故意把军容弄得不像样子而迎接少师到军中。

少师回去,请求出兵追击楚军。随侯打算答应他,季梁劝阻说:“上天正帮助楚国,楚军疲弱,恐怕是骗我们的,您何必这样急于出兵呢?下臣听说小国所以能够抵抗大国,是由于小国有道而大国淫虐。所谓‘道’,就是对人民要忠而对神灵要诚。国君常想到使人民有利,这是忠;祝史的言词真实,这是信。现在人民受饥挨饿而国君一味追求个人私欲,祝史祭祀时用虚报功德的言词,下臣不知道这样做能否成功。”随侯说:“我祭祀用的牲口,毛色纯正,膘肥肉壮,祭器里的黍稷也很丰盛完备,为什么不能取信于神灵?”季梁回答说:“人民,是神灵的主人。因此圣王总是先做好人民的事而后致力于对神灵的祭祀。所以奉献牺牲的时候向神灵祝告说:‘牲口又肥又大。’这是说人民的物力、财力普遍存在,那牲畜又肥又大,繁殖生长很快,没有得病,各种肥壮的牲畜全有。奉献黍稷的时候向神灵祝告说:‘洁净的黍稷非常丰盛。’这是说春、夏、秋三个务农季节没有妨害生产,人民和睦,收成丰足。奉献甜酒的时候向神灵祝告说:‘又清又美的酒。’这是说上上下下都有美德而没有异心。所谓祭品芳香,就是没有邪恶。所以他们致力于三时的农事,修明教化,亲近亲族,用这些实际行动来祭祀神灵,于是人民和睦,神灵赐福给我们,做什么事情都会成功。今天人民各怀二心,鬼神也没有了主人。您虽然一个人祭品丰盛,又会有

什么幸福呢？您还是暂且去修明政治，亲近兄弟国家，也许能够避免祸患。”

随侯害怕，就去修明政治，楚国也就不敢来攻打了。

曹刿论战

庄公十年

左传

齐国的军队攻打我国，庄公准备迎战。曹刿请求进见，他的同乡人说：“那些顿顿吃肉的做大官的人会谋划这件事，你又何必去参与呢？”曹刿说：“做大官的人眼光短浅，不能够深谋远虑。”于是入宫进见，问庄公依靠什么去作战。

庄公说：“吃的穿的这些养生的东西，我不敢一人独享，一定要分些给别人。”曹刿回答说：“这种小恩小惠并不能使人民普遍得到，他们是不会跟着您去拼命作战的。”庄公说：“牺牲玉帛这些祭神的东西，我是按规定去安排，不敢虚夸，一定忠诚老实。”曹刿回答说：“这微小的信用不能得到神的信赖，神灵是不会降福的。”庄公说：“大大小小的案件，虽然不能一一查清断明，但一定按照实际情况去处理。”曹刿回答说：“这才是尽心替人民办事，可以凭这一点打一仗。开战的时候，请让我跟随您去。”

庄公和他同坐一辆战车，在长勺作战。庄公想擂鼓进军，曹刿说：“不行。”齐国军队擂过三次鼓，曹刿说：“可以发起进攻了。”齐国军队大败。庄公要驱车追击齐军，曹刿说：“不行。”便跳下车，仔细察看齐军战车的轮迹，又登上车前的横木朝远处望望。说：“行了。”才去追击齐国军队。

打了胜仗之后，庄公问他打胜仗的缘故。他回答说：“打仗，依靠的是勇猛的士气。第一次擂鼓，士气大振，第二次士气便衰退，第三次士气就全没有了。他们的勇气已尽，我方的斗志正旺盛，所以打败了他。大国，是难以揣测虚实的，怕有埋伏。我近看他们战车的轮迹已经混乱，远望他们的旗子已经倒了下去，所以追击他们。”

齐桓公伐楚盟屈完

僖公四年

左传

春天,齐侯率领诸侯的军队去攻打蔡国。蔡军溃败,于是攻打楚国。楚子派使者到齐国军队中去对齐桓公说:“君王您住在北方,我住在南方,真是风马牛不相及。没有想到君王竟跋涉到我国的土地上来了,是什么缘故啊?”管仲回答说:“从前召康公命令我们的已故君王说:‘五侯九伯,你都可以征伐他们,以便辅助周王室。’他又赐给我们已故君王可以征伐的范围,东边到大海,西边到黄河,南边到穆陵,北边到无棣。你们应进贡的包茅不送上,周王的祭祀用品供应不上,没有用来掺酒的东西,我为此而来索取。昭王南巡楚国没有回去,我为此来责问你们。”楚使回答说:“贡品没有送去,这是我的罪过,怎么敢不给呢?至于昭王没有回去,您去问水边上的人吧!”

诸侯的军队前进,驻扎在陜地。

到了夏天,楚子派屈完到诸侯军队去。诸侯的军队后撤,驻扎在召陵。齐侯把诸侯的军队排列好,和屈完同坐一辆车子检阅。齐侯说:“诸侯联合出兵,难道是为了我个人吗?只不过是继承我们已故君王的友好关系啊。和我同归于好,怎么样?”屈完回答说:“承蒙您向我国社稷之神求福,承蒙您安抚我君王,这正是我君王的愿望!”齐侯说:“用这样许多军队作战,谁能抵御他们?用这样的军队攻城,哪个城不能攻克?”屈完回答说:“您如果用恩德来安抚诸侯,谁敢不服从?您如果使用武力,楚国就会拿方城当作城墙,拿汉水作为护城河,您军队虽然多,也没有用处。”

屈完和诸侯订立了盟约。

宫之奇谏假道

僖公五年

左传

晋侯再次向虞国借路去攻打虢国。宫之奇规劝说：“虢国是虞国的屏障。虢国灭亡了，虞国必定跟着它灭亡。晋国的贪欲不能纵容，侵略者不可忽视。借一次路已经是过分了，难道还可再来二次吗？俗话说‘面颊和牙床是互相依存的，嘴唇没有了，牙齿就会感到寒冷’，说的就是像虞国和虢国的这种关系呀。”

虞公说：“晋国是我的宗族，难道会害我吗？”宫之奇回答说：“大伯、虞仲都是周太王的儿子。大伯没有跟随在太王身边，所以没有继承王位。虢仲、虢叔是王季的儿子，做过周文王的卿士，对王室有功勋，受勋的典策还藏在盟府里面。晋国连虢国也要灭掉，对虞国还有什么爱惜的呢？虞国能比桓叔、庄伯还亲吗？要是他们爱桓叔、庄伯，那么桓叔、庄伯这两个家族有什么罪过？晋国却把他们杀了，这不就是仅仅认为构成威胁吗？至亲的人一旦位尊势大构成威胁，尚且还要杀害他们，何况您拥有一个国家呢？”

虞公说：“我祭祀的祭品丰盛洁净，神灵一定保佑我。”宫之奇回答说：“下臣听说，鬼神并不是亲近哪一个人的，而只是保佑有德行的人。所以《周书》说：‘上天对人没有亲疏，只辅助有德行的。’又说：‘祭祀的黍稷不算芳香，只有美德才芳香。’又说：‘人们进献的祭品没有不同，只有有道德的人供奉的祭品，鬼神才会享受。’要是这样，那么没有道德，百姓就不和睦，神灵也不会来享用祭品。神灵所凭借依从的，就是道德。如果晋国夺取虞国，而且把修明德行作为芳香的祭品来奉献给神灵，神灵难道会吐出来吗？”

虞公不听，答应晋国使者的要求。宫之奇带领他的家族出走，说：“虞国今年不能举行腊祭了，就在这次军事行动中要灭掉虞国，晋国不用再次发兵了。”

这一年的冬天，晋国灭了虢国。晋国军队回兵，驻扎在虞国，于是袭击了虞国，灭掉了它，抓住了虞公。

齐桓下拜受胙

僖公九年

左传

僖公和周天子使臣宰孔、齐侯、宋子、卫侯、郑伯、许男、曹伯在葵丘会见，重申了过去的盟约，并且发展了友好关系，这是合于礼的。

周天子派宰孔赐给齐侯祭肉，说：“天子正在祭祀文王、武王，派宰孔赐给伯舅祭肉。”齐侯将要下阶拜谢，宰孔说：“后面还有命令。天子派宰孔来说：‘因为伯舅年纪大了，加上功劳，赐爵一等，不用下阶跪拜。’”

齐侯回答说：“天子的威严不离开我颜面咫尺，我小白怎敢冒昧地接受天子的命令而不下拜？我只怕在下面跌倒，给天子带来羞辱。我怎么敢不下阶跪拜？”齐侯走下台阶，跪拜；然后登堂，接受祭肉。

阴飴甥对秦伯

僖公十五年

左传

十月，晋国的阴飴甥会见秦伯，在王城订立盟约。秦伯说：“晋国和睦吗？”阴飴甥回答说：“不和睦。小人以失掉他们的国君、哀悼他们在战事中丧亡的亲属为耻辱，他们不怕征税整治武装力量的困难，拥立太子圉为国君，说：‘一定要报仇，宁可去事奉戎、狄。’君子爱护他们的国君，也知道他的罪过，他们也不怕征税整治武装力量的困难，等待秦国送回国君的命令，说：‘一定要报答秦国的恩德，即使死了也

无二心。’因为这样不和睦。”

秦伯说：“晋国人认为他的国君会怎么样？”阴飴甥回答说：“小人忧愁，说他不一定被赦免；君子讲宽恕，以为他一定会回来。小人说：‘过去我们对秦国太狠毒了，秦国岂能归还国君？’君子说：‘我们知罪了，秦国一定会归还国君。对秦国有异心的就逮了他，已经认错服罪的就释放他，恩德没有比这再宽厚了，刑罚没有比这再威严了。服罪的怀念秦国的恩德，有异心的害怕刑罚。实行这一措施，秦国可以做诸侯的盟主了。如果秦国送晋侯回国而又不使他安定，甚至废弃晋侯而不立他做国君，就会使感恩戴德变为怨恨，秦国不会这样的！’”秦伯说：“这正是我的心意啊！”于是改换晋侯的住处，让他住进宾馆里，并且送给他七头牛、七头羊、七头猪。

子鱼论战

僖公二十二年

左传

楚国人攻打宋国来援救郑国。宋国准备迎战，大司马公孙固规劝说：“上天抛弃我们商人已经很久了，您准备振兴它，这是违反上天的意志而不能赦免的。”宋公不听。

和楚国人在泓水交战。宋国的军队已经摆开阵势，可楚国的军队还没有全部渡过泓水。司马说：“他们军队多，我们军队少，趁他们没有全部渡河，请您下令攻击他们。”宋公说：“不行。”楚国的军队已经渡过了泓水，但还没有摆好阵势，司马又把刚才要求出兵攻击楚军的意见报告宋公。宋公说：“不行。”到楚国的军队已经摆好了阵势，然后才去攻击他们，结果宋军大败。宋公的大腿受伤，门官都被歼灭了。

都城里的人都埋怨宋公。宋公说：“君子不再伤害已经受伤的敌人，不捕捉头发花白的敌人。古代指挥作战，不在险隘的地方阻击敌人。寡人虽然是亡了国的商的后代，但也不攻击还没有排成阵势的敌人。”子鱼说：“您还不懂得作战。强大的敌人，处在狭隘的地方，不能排成阵势，这是老天爷帮助我们呐。阻截并且攻击他们，不也是可以的吗？这样还怕不能取胜呢。何况眼前这些强劲有力的人，都是我们的敌人。即使老年人，俘虏了就抓回来，对于头发花白的敌人又有什么可以怜悯的呢？讲明战败是耻辱，教士兵英勇奋战，就是为了努力杀敌。受了伤而没有死

的敌人,为什么不再加上一刀呢?如果不忍心再加上一刀去杀伤他们,那就不如干脆不杀伤他;可怜头发花白的敌人,那就不如向他们屈服投降。军队应当凭借有利的时机去作战,鸣金击鼓是用声音来鼓舞士气。既然要抓住有利时机作战,那么在狭隘的地方阻击敌人是可以的。既然鼓声大作可以鼓舞士兵的斗志,那么击鼓攻打还没有排成阵势的敌军是可以的。”

寺人披见文公

僖公二十四年

左传

吕甥、郤芮怕遭到晋侯的迫害,准备放火烧毁晋侯住的宫殿,从而杀死晋侯。寺人披请求进见晋侯。晋侯派人责备他,而且推辞不接见他,说:“蒲城那一战役,国君命令你过一夜才到蒲城,你却马上就到了。那以后我跟随狄国国君在渭水边上打猎,你又替惠公来狄国寻找我要杀死我。惠公命令你过三夜之后到,你只过两夜就到了。你虽然有国君的命令,可为什么要那样快呢?那只被你斩下来的衣袖还在,你还是走开吧!”寺人被回答说:“小臣以为您回国来,已经懂得做国君的道理了。如果还没有懂得,那您又将遭到灾难了。执行国君的命令必须毫无二心,这是自古以来的制度。除掉国君所痛恨的人,只看自己的力量有多少就要尽多少。蒲人也吧,狄人也吧,同我有什么关系呢?现在您即位做晋国的国君了,难道就没有蒲人、狄人了吗?齐桓公放下管仲射中他衣上的带钩的事不问,而让管仲辅助自己。您如果改变齐桓公那种待人态度,那我自己会走开,哪里还要劳您下命令呢?要走的人多着呢,岂只是我这么一个受过宫刑的小臣呢?”

晋侯接见了他,寺人披就把吕、郤准备焚烧宫室,杀害晋侯的事告诉了他。晋侯秘密地到王城与秦伯会见。三月末,宫室被烧。吕甥、郤芮没有抓到晋侯,于是就逃到了黄河边上,秦伯把他们诱捕杀掉。

介之推不言禄

僖公二十四年

左传

晋侯赏赐跟他一起流亡的人，介之推自己没有谈起禄位的事，禄位也没有给他。

介之推说：“献公的儿子九个，只有国君还在。惠公、怀公没有亲近的人，国外国内都厌弃他们。上天不绝晋国，一定会有君主的。主持晋国宗庙祭祀的人，不是国君还能是谁呢？这实在是上天立他为国君，而他们几个人却认为是自己的力量，这不也是欺骗吗？偷窃别人的财物，尚且叫他是盗贼，何况贪图上天的功劳作为自己的力量呢？居于下位的人把罪恶当作正义的行为，处于上位的人却还奖赏他们这种奸邪的行为。上下互相蒙骗，我就难和他们相处了。”他的母亲说：“为什么不也去求取封赏呢？因为这样死掉，又能怨谁呢？”介之推回答说：“既然指责他们的错误而又去仿效他们而去求封赏，罪过就更严重了。而且我口出怨言，就不会再吃他的俸禄了。”他的母亲说：“也让他们知道你的想法，怎么样？”介之推回答说：“言语，是身体的文饰；我的身体都要隐藏起来了，哪里还用得着文饰它？这样做是去求显达啊。”他的母亲说：“你能够这样吗？我和你一起去隐居。”于是就隐居到死。

晋侯派人寻找他没有找到，就把绵上作为他的祭田，说：“用来记下我的过失，并表彰这个善良的人。”

展喜犒师

僖公二十六年

左传

齐孝公侵犯我国北部边境，僖公派展喜犒劳齐国的军队，出发前让他向展禽请教犒军的命令。齐侯还没有进入我国国境，展喜就出境去跟随他，说：“寡君听说您亲自出动大驾，将要光临我国，所以派我来犒劳您的左右办事人员。”齐侯说：“鲁国人畏惧吗？”展喜回答说：“小人害怕了，君子却不这样。”齐侯说：“房屋里像悬挂着的磬一样，空无一物，四野里连青草都没有了，还凭借什么而不害怕呢？”展喜回答说：“凭借先王的命令。从前周公、太公都是周王室的得力大臣，在左右辅佐成王。成王慰劳他们，赐给他们盟约，说：‘世世代代的子孙不要互相侵犯伤害！’盟约藏在盟府里，由太师掌管着。齐桓公集合诸侯解决他们之间的不和，弥补他们之间的裂痕，从而把他们从灾难中挽救出来，这就是发扬过去太公辅佐周王室的职责呀。等到您继承君位，诸侯都希望说：‘他会继续桓公的功业的。’我国因此不敢聚众防守，人们说：‘难道他即位九年，就背弃先王遗命，废弃固有的职责，他怎么对待先君的啊？您必定不会这样的。’君子就是依靠这个所以不害怕的。”于是齐侯就撤兵回国去了。